



残荷

□杨晔

来到西湖,在刻有“曲院风荷”的青石旁匆匆留影之后,我就奔向湖边,身临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轻呼,“我真的来迟了,只能面对这满池的残荷!”

此时的荷完全静止成一幅画,仿佛时空都已凝滞在某个凄冷的夜里。曾经红尽碧透的荷池刹那间静止成满池的衰黄,残败地的叶支撑不住垂下头来,而千万的荷茎笔直地立于水面,依然挺拔,骨子里的高傲让人望而却步,纵使有折断的亦是棱角分明,茎的上半部分直挺挺地戳进湖面,仿佛小憩一般。一只腹黄背蓝的小鸟安然地立在残破的荷叶上,享受着与荷独处的寂静时光。

伫立在石栏处,默默地望着这些早已香消玉殒的荷,若是盛夏,或者是暖和些的日子,这里一定是游人不断,哪里还有地方让我驻足。此刻岸边如此安静。我不禁哑然失笑,人们都只爱荷惊艳的那一刻: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几分清新,几分欢愉。世人只肯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气势倾倒,只肯为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致赞叹。从古至今,谁愿意面对这满池残荷,衰颓败的残荷让人感到莫名地颓伤,可是又有谁能逃避这经秋临冬的荷的命运。

我想起路途中遇见的那些老妪。她们沿路摆摊,卖着当地的水果和一些小东西。印象最深的在古镇同里,有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河边摆摊,她们卖着各种小物件,也有卖芡实的,无人问津时,她们就低头把芡实外壳剥掉,不紧不慢,宛若在剥去一段又一段的旧日时光,很专注。还有在河边摆上几张桌子卖粥的,也有铺着青花布的桌面上摆着青花瓷的茶具,仿佛曾经的旧时光都映衬在那布上那瓷器上一般。

她们袅袅嚶嚶的年代,我们不曾邂逅;她们姹紫嫣红的风光,我们不曾遇见。这些老人如今都已满头银丝,岁月吮干了她们皮肤的水嫩。如今她们自食其力勤劳安静,使我觉得觉得她们也是水乡里最美的风景。

花无百日红,人生何曾不是如此。自幼家境殷实的张爱玲,后来爱人曾经许诺他“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一段美丽时光,然而安稳是人生某一处的际遇,静好是某一段时光的小憩。此后的孤寂与清冷的日子里,她只能背井离乡,独自轻触着曾经的美好,于是美丽的心境就在文字里绽放开来。

萧红一生逐爱,却总是阴差阳错。然而她还是轰轰烈烈地爱了,纵使曾经苦痛刺痛,纵使天不假年,但是她的性情,她的文笔永远是盛开在世人心底的满池艳丽的荷。

其实,人生只要盛开过,时光就会记住你艳丽的身影。

残荷不人人眼,也是无所谓的。纵使岁月如荷都逝去,你的心是否安然?

阅读是人类最自然的习惯,是最快、最有效地去获取经验、锻炼思维和解世界的途径。在书中,每一段文字背后,都藏匿着一片天地。阅读过程中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发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想要分享,品读一段精美的文字内心有了共鸣、从书里得到某种启发想要传达给其他人……这是一个属于读者的版面,只要你爱好阅读,只要你想要表达,就有机会让你发声,与更多的人分享你对所读书籍的看法。投稿请发送至 zjwbds@163.com。

光阴故事

□刘世河

“微雨潇潇生嫩凉,藕花零落满池塘。地宽月到中天小,气爽风过野水长。观物无心参造化,开编有得即文章。佳辰好景登高近,更索新吟入锦囊。”这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昼写的一首《秋日读书》。微雨嫩凉,藕花池塘,风清气爽,好一派秋日佳辰好景。倘若置身其中静心捧读,确是难得之雅趣。而我之所以从小就喜欢秋日读书,却绝非因这佳辰好景,而是因为那时候生活在乡下,一年到头只有等到秋收了,母亲才会挤出一点钱来给我买书。

母亲虽然不识字,却十分支持我读书,不管家境如何拮据,每年秋后,也总会拨给我一笔专门用于购书的款项。为此,外公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母亲:“本来日子就不宽裕,一个小孩子,你老给他花冤枉钱买这些闲书有啥用?”母亲也不急,

只是笑着说:“这孩子从小就爱看书,是走正道,怎么说是花冤枉钱呢!”也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支持,十岁之前,当村里的那些小伙伴们还在没事就和尿玩泥巴的时候,我就读完了《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童年》《茶花女》等十几本大部头小说。而且,我时常将书中那些精彩的故事,惟妙惟肖地讲给那些小伙伴们听,为此还没少得到他们贡献的零食吃。

那时候我读书的地方总共有三处。一是田间地头,因为忙秋,大人要一趟一趟地把收割的庄稼从田里往家运送,我就负责在地头看护。既是看护,自然不可胡乱走动,于是我就抱着一本书在那看。秋高气爽,凉风拂面,伴着身边庄稼的熟香,秋虫的低鸣,想想倒也有几分惬意。另一处是我们家院子里的那块锤布石,那是一块长方形的青石,足有一巴掌厚。为了让母亲锤

秋读之趣

布时不至于太弯腰,父亲特意将青石用砖头垫高了些,坐着小马扎,正好就像我的书桌。锤布石旁边是一棵洋槐树,遮出的阴凉几乎能罩住半个院子。院墙上爬满了葫芦与丝瓜的藤蔓,还有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和扁豆角,散发着阵阵香甜。所以这里也是当时我最为得意的读书之地。还有一处自然就是夜晚的土炕上了。吃完晚饭,父亲因为劳累了一天,一般都会睡得很早,基本上就是头一挨着枕头便鼾声如雷了。母亲却不睡,一边摇纺车,一边时不时地看着趴在被窝里读书的我笑。长大了才明白,母亲那是在陪我。直到升入高中,要住校,这三处读书之地只好暂别,但读书的习惯却已养成。现在,倘若一日未曾翻书读上几页,便总感觉好像是少了点什么,心里没着没落的。尤其每逢秋季来临时,更会燃起我对读书的痴恋。

后来读到《菜根谭》里的一段文字:春日气象繁华,令人心神荡漾,不若秋日云白风清,兰芳桂馥,天水一色,上下空明,使人神骨俱清也。”顿时窃喜不已,没成想我这秋日读书的习好居然歪打正着地与大思想家温洪明不谋而合。

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写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

我想:如果将读书也分为四季,那秋读无疑就是“庭中望月”了。的确,相比于春困夏燥冬寒,凉爽闲适的秋天,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持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走进自然,或席地而坐,或背倚着一棵大树随手翻读,阳光在远处温情地燃烧,天高云淡,四野红叶斑斓,层林尽染。沉醉在这迷人的风景中,一段秋光,也就这样将阅读的惬意尽情铺开了。

在闹市看齐白石的蝉

□鲍安顺

齐白石画蝉,曾遭世人嫌弃,一度无人收藏。多年后,那些蝉老值钱了,最高竟然价值9亿元。

身处闹市,人亦是俗人,大抵很多人关注的不是齐白石的蝉,画得如何,妙在哪里?那9亿元天价,惊世骇俗,像惊雷滚滚,也似烟霞灿烂,让无数人瞠目结舌。而我以为,闹市也好,俗人也罢,那货真价实的蝉,卖的不是现实里的小虫,而是大师笔下的艺术。或者说,那不是卖,而是收藏——收藏人类灵魂的至高境界,也收藏艺术的大韵情怀。

齐白石曾指出张大千画蝉之误,把一只细柳枝上的爬蝉,画得头朝下了。而后来,张大千也指责齐白石画了一只头朝下的爬蝉,以

此反讽。齐白石回答,那细柳轻飘,蝉附于其上,焉能安稳?偶有如是者,所附柳枝也为粗壮也。而事实上,齐白石所画头朝下之蝉,绝非在细柳枝上。更令人稀奇,那只被张大千嘲笑的蝉,后来在一次拍卖中拍出了8亿元天价。由此可见,生活才是艺术家们真正的老师,那细柳枝上头上尾下的蝉,显现的不是画家的得意与癫狂,而是厚重与务实,大气与真诚。

立于闹市,就会世俗,也必然谈钱。那只蝉,不过手指盖大小,当年因为是画在一张废纸上的,所以没有出售,而是留给了齐白石的后人。哪里知道,当时的齐白石定了一个润格,画一只蝉10块钱,画背景再加10块钱,如果钱没有加够,哪怕是少了1毛钱,齐白石画得就不情不愿,可能会给你

画一个死蝉。而那天,齐白石用剩下的废纸画了一只蝉,当做练手,却画的非常仔细,活灵活现。

80岁时,齐白石每天坚持作画,从未中断过。他画蝉,让人直呼不输于冷军的超写实风格,那中国笔墨里的惟妙惟肖与精细手法,堪称世界奇才,可以与西方的毕加索媲美。当把齐白石的蝉放大到15倍时,那清楚的工笔绘画,那“薄如蝉翼”的艺术神韵,隐含生活的热度,包含着入微的观察,呈现出反复酝酿的精气流动,以及笔力贯通的质朴简洁与色彩的丝丝入扣。我就是个俗人,立于闹市,我被那蝉的笔墨灵动所挟持,像是被卷入了禅意盎然的妙趣境地,无以自拔,却又想展翅欲飞。

齐白石说:“不似则欺世盗名,太似则媚俗,吾画

在似与不似之间。”齐白石画蝉,选择了精思、提炼与概括,热烈明快,爽心夺目,竟无一丝悲凉之意,画出了“鸣蝉抱叶落,及地有余声”的平和与达观。齐白石画法,并非按照古人工笔严谨性去画,而是多了些随性和张扬,赋予了生命和灵魂,且保持着一颗童心未泯的内心轻盈,充满了脆弱与坚韧,通透与怜爱,机智与灵动。

有人说,齐白石画的蝉不是蝉,是神品杰作,让人叹为观止。而我立于闹市,看齐白石的蝉,那分明亦是禅,让我青睐,那个最平凡的小物件里,透出了大艺术的光彩、灵动、可爱。我想,那蝉,仿佛天外来客,像一个杰出的生命精灵,从遥远的心灵寂地走来,身披淡墨神韵,照耀着人类的灵魂。